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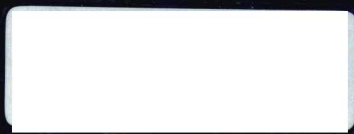


Father and Son

父子

嵇子 著

茕茕子立心已伤，
踽踽独行感苍凉。
显考伾伾榜谊事，
花尽彤彤变芜荒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Father and Son

父子

嵇子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子 / 嵇子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5.8

ISBN 978-7-5190-0318-0

I. ①父… II. ①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7348 号

父子

作 者: 嵇 子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金 文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林香云

封面设计: 凤凰树文化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9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guof@clapnet.cn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319 千字 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18-0

定 价: 48.00 元

序

献给天堂里的父亲——

有一段时间，
父亲的故去，深深地刺痛了我那颗一向孤傲的心，
使我无精打采，倍感孤独；
父亲的故去，重重地击痛了我那双本就严肃的眼，
使我目光呆滞，更加冷怵。

孤傲，是因为背后有支撑我前行的挺拔如山的父亲；
严肃，是因为胸中有鼓舞我奋进的柔情如水的父爱。

岂可孤独，我是生活在现实中，社会群体是我的支柱；
不敢慵懒，我是工作在学生中，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
父亲的形象，在我心中，由滴滴水珠汇成耀眼彩虹；
父亲的精神，在我心中，由涓涓溪流聚成波涛汹涌。

那是矫正我行为，催促我行进的指路明灯；

那是激励我奋起，鞭策我激昂的九天银河。

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行的步伐，父亲已将血液释放，注我躯体；

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坚毅的灵魂，父亲已将生命遗留，让我延续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| 001 |
| 第一章 青 色..... | 001 |
| 第二章 赤 色..... | 041 |
| 第三章 橙 色..... | 079 |
| 第四章 黄色 (1) | 115 |
| 第五章 黄色 (2) | 152 |
| 第六章 绿 色..... | 197 |
| 第七章 蓝 色..... | 241 |
| 第八章 紫 色..... | 266 |
| 第九章 白 色..... | 299 |
| 后 记..... | 328 |

第一章 青色

人生是复杂的、辛苦的，也是多彩的。如同彩虹一样，由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构成。风雨之后才有彩虹，不经历风雨哪有彩虹？人生都是短暂的，彩虹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彩虹短暂之后还可重生，人生的重生又在哪里？也许在记忆中，在思念里。“青青河边草，一岁一枯荣”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轮回与重生吧，人生在青色中得到再生。因此，记忆和思念应该就是青色的吧。

2014年就要过去了。这一年注定是个不寻常年。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，如，马航MH370失联、韩国“岁月号”轮船沉没、马航MH17坠毁、沪昆高速事故，还有APEC会议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等。

这一年，北京的冬天似乎来得较迟，立冬时，北京仍被绿色裹盖着。花草树木很不情愿地脱去让它们享受的绿装，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。自打它们穿上了绿装后，它们忘记了饱受折磨的冬天，变得更加丰满。它们可以昂起头，迎着暖暖的阳光的直射，积蓄着内心的能量，努力地生长。数月过去了，正当它们为这段美好的时光而得意时，突然感到了寒冷。这寒冷是刺骨的，是凝固它们血液的，但是它们仍然留恋着过去，不肯就这样受到冬天的压制和压抑，挣扎地维持着带给它们幸福的过去。可这又有

什么办法呢，只好接受现实吧。它们的绿色一点点儿褪去，变得有些发灰发黄，但整体上还是绿色的。忽然有一天，狂风席卷了北京城，不断摇曳着它们的身躯，这不是在唤醒着它们，也不是在抚摸着它们，而是在拍打着它们，撕扯着它们。它们又开始了新的折磨，不得不脱掉自身的外衣，减持着自身的重量。这一夜，它们变得干枯无神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赵季延挣扎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屋里很静，他知道妻女早已出门。他没有心思洗漱，穿得也很少，能略微感到有丝丝凉意。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地待了一会儿后，他顺手拿起一把小凳和一本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，坐在家里的窗户边。虽然手里捧着书，但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看上几眼文字，有时还漫无目的地向外张望。外面已经大亮，天空很蓝，也很遥远，可他根本无心欣赏眼前的景色，只想呆呆地坐着。昨天晚上，他并没有睡好。大风不停地吹，呜呜作响。树叶打到窗户上，沙沙的声音犹如电影中僵尸行走在幽暗的森林里。昨天夜里他开始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，后来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还做了几个早上醒来记不清楚的破碎的梦。

他这几天夜里都是这样，并不是因为昨天有大风才是这样的。他知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但他也知道这句话其实只是片面的陈述。年轻人精力旺盛，学习压力大，梦到的东西常常与学习无关，可能梦到自己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怎么走都迈不开步，最后被惊醒了，额头冒出一些冷汗；中年人精力大不如从前，生活和工作压力又大，还可能上有老下有小，就会经常失眠，很长时间睡不着，或者睡得很实，感觉似乎根本没有做梦，即便做梦，也许早上起来就记不清了。季延的失眠和做梦并不属于上面的任何情况，而是这段时间的思念所致。他的思念从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了，而且每日渐增，到了最近几天，思念似乎膨胀得越发厉害，让他捂不住、压不完，就要爆炸了。他有时想，索性就让思念恣意横行吧，撑破他的肝脏，撕裂他的身躯，也就一了百了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他是男人，母亲还健在，妻儿还在身边，不能如此消沉下去，更应该好好地活着。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亲人们，只有活出样来，活出色彩来，才是对思念的有力回报。可是现在，在他心里，依然是阴云笼罩，尽管外面晴空万里。愁眉紧锁的他只想这样懒懒地坐着，以便能稍稍减轻他内心的孤独和郁闷。

他一只手放下书，另一只手拿起了一支昨晚还未抽上几口的香烟，点上后又接着抽了起来。吸完后他感觉稍稍放松了，呼吸也平缓了许多。这时候，他的思绪反倒活跃起来，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停在他的头脑中涌现，一会儿是在北京，一会儿又是在老家吉林梨树，就这样，思绪在他的脑海中反复跳跃，就如同猴子在森林中穿梭，毫无目的，漫无边际。

他想起父母为了治病，一个月前来到北京的情景。那时的他在听到父母就要来到北京后，心里真的是既高兴又忐忑。高兴的是他又可以与父母在一起了。在父母身边，无论有多老的他感觉永远是年轻的、有活力的，更感觉是有依靠的、安全的；忐忑的是他预感到似乎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仿佛心里有一块石头在压着，总让他有种不踏实的感觉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他也不知道，也不愿多想。

他还清楚地记得，在父母到北京前四天的上午，他突然接到他妹妹赵季玉的电话。季玉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，既是记者也是编辑。季玉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急促，说：“哥，你知道爸的脚趾发黑了吗？爸要来北京治病！”。季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有点儿发懵地问：“小妹，怎么啦？爸怎么啦？”。小妹接着说：“在婷婷结婚后不久，有一天晚上爸洗脚，发现脚趾和脚背上有许多紫黑点儿，很多很多，脚趾也感觉有点儿疼，就叫妈和大哥大嫂看，大嫂感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，就想到北京来看。”小妹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季延想插话也插不上。婷婷是季延的大哥季风和大嫂的唯一女儿，今年10月中旬刚刚结婚，婚礼是在男方老家榆树办的，办的时候季延的父母也去了，但是他没去，他有课离不开，而是他妻子陈旭代表全家参加婚礼的。

待季玉说完后，季延急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怎么会这样？”小妹听到哥哥的声音变得急促，赶紧说：“没关系，怕你接到爸妈或哥嫂的电话着急，就先给你打个电话，让你心里有些准备。”停顿了一下又说，“他们的票还没买，网上购票很快，可能这几天就过来了。”

这个时候正是APEC期间，北京各个企事业单位部门都在放假，私人轿车单双号限行，外面进京的车也被限制。北京街道车辆总体上明显减少了许多，天空也显得更蓝了。

“那就让爸妈 APEC 期间过来吧，先休息几天再看病！”季延接着说。

“我先给哥嫂打个电话问问，商量商量。这边再联系一下医院。等有消息了再告诉你。”

“我一会儿也往家打个电话问问，问问票的事，再问问爸的病情，回头我和你联系。”季延还想再说几句，那边的电话已经撻了。很快，季延就给家里打了电话，询问了情况。他感觉父亲这病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确实需要到北京来看。

季延还在想着往事，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他不得不停止了思绪。他起身走到另一间屋子，接过电话，是陈旭打来的。陈旭这几天常给季延打电话，安慰他，若在家时就陪他聊天，宽慰他。她知道，他的内心很苦闷，担心他抑郁成疾，她的身体不好，若他的身体再出现问题，这个家，尤其是他们的女儿将会受到很大打击，不仅影响女儿的学习，而且也影响季延母亲的身体。

昨天傍晚，尽管陈旭工作很忙，可她还是早早就下班了，外面风很大，可是他们还是在园区里走了很长时间，一圈一圈地转，一圈一圈地谈，谈了很多，谈到了他们的女儿和这个家，谈到了她的单位和同事，谈到了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。虽然每个话题内容都很零散，就像身边的树叶，被风吹得一会儿飘起，一会儿又落下，一会儿飘向东，一会儿又飘向西，但她的良苦用心季延能懂。在他们边走边聊时，还有一位忠实的“听众”跟着他们，不离不弃，那就是他们家的博美犬——近4岁的小狗“球球”。季延的父亲非常喜欢这只小白狗，今年前半年父母在这里住的时候，父亲每天至少带它在园区里遛弯儿两次，而他们平时也就至少一次而已，自然地，球球对父亲也亲近了很多，在父亲看电视时，它常趴在父亲身边悠闲地躺着，但对季延则敬而远之，只有在季延喂食时，它才在他身边转几圈，跳几跳，以表达内心的喜悦。

季延他们走到了楼下，从这个始点又走到了这个终点，就好像每个人的人生一样。突然，陈旭问了一句：“你回国已有十多年了吧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”季延先“唉”了一下，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抬眼看向前方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时光不再，时间飞快啊！”的确，一心求学的他，从本

科生到研究生，又到北京大学的博士生，再在国内做了一个博士后，又去国外做了三个博士后，一直以来都是父母的骄傲，尤其是让一辈子都在从事教育的父亲得到了满足感和自豪感。但是，季延心里明白，他能为父母做的就仅此而已，在物质上他根本无法让他们得到任何享受，相反，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到他们的资助。到现在，季延还是“房奴”和“负”人，他如何能让父母享受到物质生活呢？一想到这些，季延就深感遗憾和无比悲痛！

父母对子女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完的，天下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付出也从未要求得到回报，只要看到子女健康地成长，平安地生活和工作，幸福美满地结婚生子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当季延想到这些时，他的悲痛和压抑的心情就能多出些许宽慰来。这段时间，他没有倒下，也正是基于这丝丝宽慰和那与生俱来的坚韧性格。

这天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生活还得继续。明天上午还有研究生的必修课，今天下午需要备课，再将课件改改，添加一些新内容，让学生能够学到更多知识。这是季延在上课前一天必须要做的，他一直认为学无止境，教也如此，教学相长，没有彼此。

几天过后就到了周末。尽管季延的睡眠有所改善，但他周身仍然很不舒服，他知道这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。一旦觉得浑身乏力或头脑发晕时，他就立即在家运动一番，骑上健身自行车，或者登上跑步机，使浑身出一通热汗，这样会更舒服一些。这些健身器材是他刚刚网购的，为的是在母亲来时可以让她得到充分锻炼，使她身体更加健康，活得更长。他母亲已经答应在明年初，春节过后就跟他回到北京，回到这里，将来和他们一起生活。这也是他们全家所期盼的！现在母亲正在季延的姐姐季雪家里，在给父亲办完“头七”后，为了减轻母亲的精神创伤，由季雪接到大连的。季雪是大连大学的一名教师，再过几年就退休了。

这几天，季延往姐姐家里给母亲打了几个电话。他怕母亲因为父亲的突然离去而长时间过度忧伤，毕竟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，很难经得住这样的打击，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。但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

无论是母亲还是他们，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不接受又能怎么办？不接受也不可能将父亲从另外一个世界拉回来啊！已经无法再对父亲尽孝了，他们只好将全部的孝心放在母亲身上。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宽慰他们的母亲，减轻母亲的伤痛，让母亲尽快从阴霾中走出来。这也是让母亲离开与父亲共同生活过的老家，到姐姐家住一段时间的主要目的。姐姐这学期的课程已基本上完，可以拿出更多时间陪母亲了。陪母亲聊天，让母亲的伤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，陪母亲运动，让母亲的身心得到较快的放松。这段时间，季延和他妹妹无法也不可能让母亲来到北京，因为一个月以前父亲就是从这里走的，这里与老家一样，都是母亲的伤心地啊！

季延给母亲打电话也就是陪母亲聊聊天，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。问问母亲今天吃什么啦？运动了吗？这几天睡觉还好吗？姐姐和姐夫还在家吗？那边的天气很冷吗？由于母亲只有小学文化，因那时母亲家穷，没钱上中学读书，知识和谈吐不会像父亲那样有水平，所以回答季延的问题只是简单明了，一两句就说完了，但也常常反问问题，有时还规劝季延要多照顾家，多照顾孩子。陈旭忙，常加班，能多做点儿就多做点儿，一家人幸幸福福、和和满满的比啥都好。快要说完时，还不忘说：“你不要惦记我，我很好，你父亲已经走了，这是天意啊，没有法子，你不要伤心了！你们都不要伤心了！”本应该是季延安慰母亲的，可最后结果反而是他被劝慰了。一到这时，他就眼含泪水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只感到母亲的伟大，也感到自己的无能，学了那么多年知识，教了那么多年课，可以在课上对学生侃侃而谈，可以对知识运用自如，怎么这时反倒自感乏力和苍白呢？也许是因为，他无法消除自己的伤痛，又怎能减轻他人的痛苦呢；他无法宽慰自己的身心，又怎能抚慰别人的精神呢？最后放下电话时，他只好说：“好的，妈，你一定要保重！我回头再给你打。”

这几天，季延除了给母亲打电话，还与季玉通了一次电话，发了许多短信，也是为了听母亲的话，劝慰劝慰季玉。他给母亲打电话时听母亲说，季玉为了宽慰母亲，也时常给母亲打电话，每次说到伤心处，都泪流不止。母亲很为她的身体担心，告诉季延也要劝劝她，人总有走的那一天，或早或迟，早晚的事，都不要伤心了；另外母亲还说，她全家都感冒了，别人

快好了，她感冒正严重呢，告诉她不要打了，她偏要打！要季延给她打电话劝劝她。

季延先给季玉发了几条短信，大意是：父亲已经走了，母亲还在，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活着，将孝顺放在妈身上，努力让妈生活得更好；你要注意身体，姜海工作忙，源源明年又要高考，多想想他们，别再悲痛了；所谓大医院的名医有时就是庸医，以名医自诩，自大盗欺啊。季玉也给季延回了短信，大意是：二哥说得对，我们以后都要好好孝顺妈妈；二哥，你也别深陷痛苦的旋涡里了，再怎么着，咱爸也回不来了；我除了担心妈，也担心你，因为你内心用情比谁都深、都持久，我怕你心痛时间太长，影响你的工作啊；以后我若生病，尽量不就医，不如顺其自然的好。当然，她还给季延多发了几条短信。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：“爸的脚都那样了，能不做手术吗？！谁都没想到手术后会出现并发症会要了爸的命啊。”还有一条写道：“那位室主任很少遇到这样的病例，也没有说不做手术的可能性，只说病情严重，需要做手术。若说手术风险大，咱们就多一种选择了。他没说，咱们根本就认为手术没风险啊。”是啊，季延和季玉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大事，对他们来说就是“天塌下来”的大事。

随后，季延又给季玉打了一次电话，因为他总感觉发短信无法真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也无法完全了解季玉所要表达的心声。在电话中他们谈了很长时间，谈了很多内容，从父亲来北京治病到突然离去，从在季延家住到在季玉家住，再住进医院。想到什么说什么，任凭思绪在空中飘荡游走，以发泄多日在他们心中的苦闷和抑郁。

季玉说，父亲是一直排斥看病的，总以为自己身体没事。平时，父亲常跟他们讲：我家族有长寿基因，你爷爷得癌症去世，没有活过75岁，那是因为常年劳累，吃得不好，营养也跟不上；可是你太爷太奶是高寿，你奶奶也是高寿啊。所以，几十年来，自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现在，父亲从不限和讲究自己在家的饮食，在吃喝上基本没有科学合理的安排，长期养成做菜只用荤油，加盐量大，早上若喝粥就加糖的习惯。还有，总是烟不离手。这些习惯导致他总有头痛、感冒或周身无力的问题，也使他常年需要吃药。

这些情况季延也知道。每每看到父母的饮食，他和他的哥嫂姐妹也只能不停地劝导，劝说父亲改掉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，出门多加运动，但每次父亲都说，老习惯难改，毛主席同样喜欢吃红烧肉，也总抽烟，照样活了八十多岁。有时，他还会接着说：我相信科学，但饮食习惯已经养成，一旦突然改变，反倒容易出现健康问题。每每听到父亲这样解释，他们都很无奈。

季玉又说，自从父亲发现脚上多出许多紫黑点后，他心里其实很紧张。这些黑点是在父亲洗脚后发现的，大哥大嫂感到病情可能很严重，先强迫他在县医院做了一次超声成像检查，对腿部动脉和静脉进行了扫描照相，发现静脉内壁整体光滑，很少有结块现象，而动脉内壁则呈现粗糙，伴有很多结块，可能还有阻塞情况。病情已经很明朗了，不治肯定不行，若不治，病情会越来越严重，很快将不得不截肢。大夫说这里条件不好，无法治这样的病，需要到大医院进一步去治疗。大哥大嫂建议到北京去，可父亲却在犹豫。到底来不来北京治病，父亲在心里着实盘算了一两天。他知道，这次不治是不行了，是到长春治，还是到北京治，他在犹豫。到北京治，是否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；到长春治，离家近，万一出什么事也好办。在他将心中的想法说给大哥大嫂听之后，他们也没有主意了，决定先给季玉打个电话，就这样，季玉马上又给季延和季雪打电话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建议还是到北京治吧，一是医疗条件好，硬件设施全；二是医生水平高，见多识广。最后，大哥大嫂决定立即订票，让父母到北京来。可是谁承想，到北京竟成了永诀啊！

季延给季玉讲，票订好后，父亲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询问医院联系的情况。季延说，他还记得当时是陈旭接的。陈旭接过电话，听到是父亲声音，心里很欢喜，立即就问：“爸，票订上没？告诉我们车次，我们好去接您和我妈。”

父亲随后就说：“已订好了，是10日晚上的，60次，大概早上7点半到北京站。”

“是D60次吗？好像还有一个T60次。”陈旭试探着问。

“只有一个60，还有哪个60？你稍等，让我看看票。”父亲因心里着急，就急切地说。等了一小会儿后，他说，“是T60，10日晚上11点40分由

四平出发，11日早晨7点57到北京。医院联系得怎么样啦？”

“已经联系好了，APEC会议结束就可以看了。”陈旭轻柔地说。

“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还不如在长春看呢，离家近，还方便。”父亲有些抱怨地说。

陈旭立即接过话茬：“这可是全国有名的大医院，医生医术高明！尤其在心脑血管方面更是屈指可数的。”

父亲“啊——”了一声，又接着问：“你们谁接站？”

陈旭说：“已经与季玉商量好了，是我和季延一起接你们，放心吧。对了，可别拿太多东西啊！”因为陈旭知道，父母每次来都拿很多东西，主要是给季延和季玉带的吃的东西，有时是脱毛洗净的鸡、鸭，有时是一堆野菜、干豆腐、酸菜、冻豆包，有时是自家腌的咸蔬菜、大酱或豆油等。

“没啥可拿的！”父亲嘴上这么说，可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。随即，父亲就把电话撂了。

季玉在听季延啰里啰唆地讲陈旭与父亲对话时也常插上几句。她说，爸妈订上票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到她都知道。跟陈旭商量了才决定由季延和陈旭去接。联系医院的事在爸妈来之前打电话跟他们说了，她也说过让他们少带东西……最后她说：“二哥，你还是再讲讲接站的事吧，越详细越好。”因为她想尽可能多地知道父母在北京的事情。

季延接着详细讲起了他们接站的过程，尽管之前季玉也问过父母相关的情况，但父母讲得很简单。季延前后讲了半个多小时，在讲的时候，季玉几乎没有插话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静地听着，只是时而“啊”一下，时而“哎”或“咳”一下。

在“双十一”早晨，为了顺利接到父母，季延和陈旭在不到6点就起床了。在简单洗漱后，没有吃饭就匆匆忙忙穿上衣服出门了。前一天晚上，他们为此还计划了一番。原本打算开车去，但一想到停车不易，找车位还耽误时间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因此，他们只是将车开到家附近的地铁站边，停在了合适的地方。地铁站离他们家只有一里半地，即便走路，也不过15分钟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他们还是开车了。坐地铁很快，不涉及红绿灯，从10号线转到2号线，只不过至少需要转2次车。很快，他们在7点刚

过就到了火车站。陈旭看了看北京站楼顶的大钟，很高兴地对季延说：“没想到这么快，要不先简单吃点儿吧。”于是，他们走进了出站口边上的一家咖啡厅。厅里人很少，空着很多座位，他们随便选了两个座位坐下，休息了片刻，陈旭先说话了：“这里真温暖，真舒服。我先要点儿东西咱们吃。你要啥？”季延看了看桌上的菜单，随口说道：“就要两杯饮料吧，你一杯，我一杯。主食我不吃，你喜欢吃啥你自己点。”“好的。”陈旭愉快地答应了。然后她离开座位，缓缓地走到吧台前，与服务员说了几句话，由于较远，季延听不见。不久，她一只手端了两杯饮料，一杯是咖啡，一杯是奶茶，另一只手拿了一块汉堡，小心翼翼地走回来。“给你咖啡，我喝奶茶”陈旭轻声说。季延点了点头。她看着季延说：“还早着呢，慢慢喝吧。”季延摸了一下杯口，感觉有点儿烫，于是说道：“我等会儿再喝。把你的身份证给我，我出去买两张站台票。”他出去大约5分钟，便拿着两张站台票回来了。接着，他俩基本没有说话，慢慢地吃了起来。

季延知道，父母马上就要到了，本应比陈旭还要高兴才对，可是就是高兴不起来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胸口压着，让他喘气不是很均匀。他想，可能是父亲的病情吧，或许是起床太早了。去年年底，他来这里接父母可不是这种状态，他还记得，当时一想到父母就要到了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

此时此刻，他并没有多想，更多的时候是发呆。这时，听到陈旭提醒一句：“我们该走了，快到点了。”他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，答应了一声，将剩余的咖啡一口喝完，站起身来，快步跟着陈旭往外走去。

他们从出站口边门的入口进去，沿着地下通道边缘一步一步往前挪。此时正赶上有火车到站，在地下通道内往外走的人特别多，他们不得不放慢脚步，缓缓地往相反方向走，难免有时相互间有身体轻微触碰。即便接触，他好像也没有太多感觉，只是机械地跟着陈旭往里走，然后再上到站台上。他们提前十多分钟来到站台，站到指定位置。站定后，季延望着火车来的方向，脸上微微浮出笑容，心情也平静了许多，话开始逐渐多起来。说到父亲的病情，季延坚信一定能很快好起来，陈旭也跟着向上苍祈祷，祝愿父亲早日康复！

说着说着，看到火车从远处缓缓驶来。陈旭指着火车头说：“车来了，

车来了。”季延顺着她指的方向往远处看，只见火车逐渐变大，越来越大，就要到眼前了。他下意识地用手往后拽了拽陈旭，生怕火车挂到他们。

火车停稳后，他们找到父母所在的车厢，透过车窗往里看，看到父母正在过道站着，母亲向他们摆手，父亲只是向他们简单一笑。他们也在不停地挥手，告诉父母别着急，等到人都下完后再下。看到人快下完了，陈旭和季延一前一后走了进去。见到父母，陈旭抢先问候说：“爸，妈，你们到了！”父母也回道：“到了。你们等了很久了吧？”季延见父母正在拿东西，随口说道：“爸，妈，你们别拿了，我们来拿。”很快，他们将大包小包接了过来，让父母先往外走。父亲走路很慢，近乎步履蹒跚，有时还要扶一下座椅，母亲想搀扶他，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摆了摆手，意思说“不用”。他们缓慢走到车外，季延觉得这次带来的东西还是不少，正好看到有“小红帽”（托运人员）正在旁边站着，就快步走上前去，将较重的2个大包和一个中包放了上去，他自己拎一个最轻的中包。他小声告诉“小红帽”慢点儿走，因为老人腿脚不好，走不快。于是，他们分成两组，一组是母亲和季延跟着“小红帽”；一组是父亲和陈旭，陈旭半搀着父亲缓慢跟着母亲和季延。路上季延时时提醒“小红帽”慢走，其间还停了几次。尽管这样，在“小红帽”到达站口时，父亲仍被落下数十米远。

他们走到门外，季延付过钱后，“小红帽”将东西交给了季延。季延对父母说：“我没有开车过来，我们打的回去吧。”父亲微微点点头，母亲则说：“要不坐地铁吧。”季延知道，母亲可能是为了省点儿钱，但他和陈旭坚决不同意。出租车站就在出站口对面，离站口有100多米。此时等出租车的人特别多，蜿蜒地排出100米开外，季延和陈旭拿着包袱只好耐心地排着，慢慢地往前挪，父母则站在出租车站旁的铁栅栏边四处瞧着。父亲似乎有些着急，顺手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。季延从远处看着步履蹒跚的父亲，心里隐隐有股愁云泛起，感慨岁月如刀啊！

在排了半个多小时后，他们终于上出租车了。待车行驶片刻后，父亲苍老的脸上渐渐呈现出更多笑容，话也多了起来。他望着窗外，一会儿讲到北京的环境变化，一会儿又讲到北京的高楼大厦，路过雍和宫时，他讲得特别多。他说，雍和宫始建于明末，是内监房，就是太监的住房；到了